



严凤英

——并非传奇的传奇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王鳳英

劉海粟題



王冠亚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严凤英

——并非传奇的传奇

王冠亚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75印张 8插图 419,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400

统一书号：10107·361 定价：3.20元

古雅林鳳英林散之

人不可多得孔十二去雅
 嬌冬庄其牛茂馬
 三親黃梅地方誠風
 行仁南是傳統十一世
 龍玄壇宜雅存黃梅
 世人愛百讀而不厭
 演貝貝取求事一且全而
 有貌而老貌雅使榮
 者望以有貌而無才空
 令少年戀才貌得双
 全千古不一見安徽有
 宣城黃梅是所主石
 符出共向徒赴崇嚴家
 女星月初鉤辰寬索
 傷形舞但一廉中天風
 華日正午心酸四人昂
 執殺何招枉父子成閨
 牆螢感日房實落已
 對絕人書居滅世眼
 看天地間蔽守日月
 光煌一共產党先亡
 照后立右刀真如席豈
 容小醜鼠党同成四維
 不如六不吐福報應在
 人因日靈

林散之先生題詩

二十一年十月廿二日書

1959年4月，周
总理在上海看了《女驸
马》，上台接见剧团全体
同志



1958年朱德同志在
安徽接见严凤英



1958年1月，周总理接见剧团全体同志（戴凤冠者为严凤英，右坐者为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



1959年5月，彭真同志接见《女驸马》全体演员。左起：王少舫、潘璟琨、彭真、严凤英、李宝琴

《天仙配》



1960年5月，董必武同志在安徽看了《天仙配》，董老握着严凤英的手连声称赞：“你演得真好！”严凤英说的安庆话：“请董老提意见！”（中为省委书记桂林栖）



1959年5月，
在田汉同志家聚
会，欢送上海京剧
院赴苏演出，欢迎
安徽省黄梅剧团到
北京演出(最后—
排左起第五人为田
汉，第二排右起第
三人为周信芳)



左起：金采凤、
严凤英、王毓琴、
范瑞娟于1954年
华东戏曲观摩演出
大会期间



左起：锡剧沈
佩华、越剧竺水招、
黄梅戏严凤英

《貂蝉》电影在拍摄中(1955)





《女驸马》



《天仙配》



《打猪草》



《夫妻观灯》



《江姐》



《刘三姐》



《牛郎织女》

《打金枝》



《送香茶》(早场)

《桃花扇》





1963年为彩色戏曲片
《槐荫记》担任艺术顾问，
为青年演员董文霞、
夏承平进行辅导



和爱人、两个儿子合影

我的灵魂在百音 交响的竖琴中，
将比我的遗骸活得更长久， 且逃避了
腐朽灭亡！

——普希金

目 录

楔子	1
一 爷爷奶奶的故事	5
二 爸爸妈妈的故事	17
三 妹妹的故事	40
四 破产的由来	53
五 失怙的由来	73
六 蛤蟆塘的风水	96
七 童养媳大事记	120
八 学历之一	136
九 学历之二	154
十 学艺的由来	172
十一 下海的由来	187
十二 出走的由来	207
十三 闯荡菜子湖	222
十四 黄二的故事	236
十五 “神曲”	259
十六 入城小记	277
十七 红与黑	294
十八 黑	319
十九 天堂之路	241
二十 黄	356
二十一 体 验	369
二十二 创 业	386

• 1 •

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

二十三	洗 礼	406
二十四	炼	425
二十五	觅	443
二十六	探 索	467
二十七	最后的日子	494
二十八	诔	518
后 记		522

〔附录〕我们的妈妈——严凤英……………小亚、小英

楔 子

我养兰花只是为了传送信息，因为凤英的生日和忌辰都在兰花飘香的季节，她和春是同来同往的。我家还保留着凤英的生活习惯，除了逢年过节按照凤英老家桐城罗家岭的乡风吃面条外，都爱吃大米。然而为了凤英的生日吃面条，孩子们也是绝对拥护的。有什么口角纠纷、思想矛盾在这日子里也最容易解决。这两天才是我们家真正的春之节。

今年这天，我更喝了两杯酒，立即仿佛腾云驾雾，浮想联翩，我顿觉年轻多了，竟动了“寻芳”的雅兴，飘飘荡荡来到了护城河畔，槐花丛中。突然，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林间，好生眼熟。我不避瓜田李下，径直走上前去，她也绝不躲闪。朦胧的身影一下廓清——天啦！她就是凤英！还是当年那样年轻，还是那双火热的眸子！

“你！你还活着——”我不愿说出那个我不愿说的字眼。

“你能把我和死联系在一起吗？那是怕连累你和孩子，瞒人耳目的。”

“可是，是我亲手用被子把你包住，用板车拉你，我亲眼看见……”

“你不看见我和睡着的一样吗？你不记得我的脸色……”

是啊，由于摆脱了烦恼，消除了紧张，她全身松弛，脸色是那样平静，白里竟泛出了红晕，显得那么年轻。

她露出了笑容：“我可记得清，你为我整容，为我梳头，嘴里喃喃不住念叨着‘不会的……不会的……’”她笑得有些凄

惨。“后来，你要给我换衣，玉兰、瑞和①止住你？”

“那是怕我休克……”

“也是怕你吵醒了我，事情就瞒不下去了！”

“你连我也瞒了！瞒得好苦！十三年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十三年，好日子才到五年呀！那八年日子——”她沉默了一会。“一个老实女人把我救了，带我东躲西藏。”

“那，你们怎么躲过来的？”我急着问。

“她把我带到她的家乡，一个只见竹丛不见炊烟的深山沟里，讲我是她的姨侄女，来山里养病的，就这样，我隐姓埋名到现在……”

“哦！”我憋得透不过气，半晌说不出话。好一会儿，讲了一句：“只要你活着，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但我不回来了。”

“为什么？”

“山里清静，我已经住惯了。”泪水沿着她白皙的脸庞流了下来，突然问道：“你还能象过去那样帮助我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你讲吧！”

“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角色任务。”她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辜的罪人》中扮演女演员柯鲁齐宁娜。你和我对对台词。”这是她创造角色时的老习惯。

“好的。哪一段？”

“第三幕。你看！”她翻开了剧本。

“啊，那是聂兹那莫夫的台词，不是你的。”

“你念吧！”

“这里没有你的戏。”

① 安徽省黄梅剧团胡根杰、查瑞和二同志。

“不管它。你念吧！”

我脑子还没转过弯来，随便嘟噜了一下：“谁敢侮辱这个女人，我就消灭他！”

“你这样，激不起我的戏来……”她沉默了。

我带着激动的感情又念了一遍，问她：“你的台词呢？”

她突然从沉默中兴奋起来，用那诚挚而深沉的声调讲着：“我是一个不值一文的戏子，来到这世界上好象给人提供一个茶余酒后评头论足的材料。我在高贵者面前显得那样渺小，只能在卑贱者中博取一点同情。我活着向往的是安宁。我死了也祈求得到一点安宁……”

“这是柯鲁齐宁娜的台词？”我翻书到处寻找。

“你还记得我的遗书吗？”

“遗书？”我思想简直跟不上她的突变。“记得！记得！”

“人言可畏！”她又提起了这四个字。“英格丽·褒曼最讨厌写自传，可是一天她的儿子讲：‘妈妈，如果你将来死了，人们会根据手中掌握的照片、访问记，以及他们的流言蜚语对你的一生肆意攻击，甚至我们都无法保护你，为你辩护……’她考虑了很久，这是真话。卢梭为自己写《忏悔录》，卓别林为自己写传，我想大抵不在求身后之令名，而在提防人言之可畏。阮玲玉不就是这样死的么！在那洛阳纸贵的岁月，好多大字报作家为我写传，叫我至今忧思不解。我是个弱者，不能拿笔写‘自传’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话从来不需要说完，甚至不需要说，就会互相明白对方意思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互看眼睛就行。这时，我感到她的心跳了一下，就倏然消逝了。

“你！你！”我拚命向前扑去。然而脚象钉在地上，一动也

不能动。她却在前面朝我微笑。我挣扎着，终于醒了，墙上凤英的照片，闪动着那双火热的眸子朝我笑着。

我沉思了好久，拿起笔来。